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四十一

宋 樓鑰 撰

外制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任宮觀該覃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韓彦直以下首尾詞同

勑朕奉上皇之慈訓承列聖之丕圖霈乃渙恩覃于海宇矧是文昌之舊屢從閒燕之居爰錫明緡俾躋命秩

具官某才周庶務仕歷四朝進長地官職論思而最久
退安真館奉趨謁以甚恭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律之
寵爰陟文階之等遂冠侍臣之班其務欽承益思猶告

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謝諤

具官某純誠自守全德兼容聽履而上星辰已高勇退
之節把麾而去江海竟尋嘉遯之風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

矧是瑣闈之舊久從藥館之居爰錫明綸俾躋命秩具

官某天資通敏門第高華入處東臺早儀簪槖之列出
臨西蜀遂安香火之閑

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吳益

矧惟次對之舊久遂真祠之游爰錫明綸俾躋命秩具
官某稟資和粹植行端良壯歲逢辰已列甘泉之侍高
懷去國惟求藥館之閑

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劉國端

矧是論思之舊久從閒燕之居爰錫明綸俾躋命秩具

官某秉心無競持論不阿横槊宣威徑上甘泉之列西清寓職遂安藥館之游

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賈選

具官某才周世務識照事機憲部持平蚤列甘泉之侍閩山報政遂安藥館之游

在外大中大夫以上致仕官該覃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張大經以下首尾詞同

敕朕仰奉慈謨嗣膺聖緒肆頒大霈覃及萬邦當代英

才雖賜環而畢至前朝故老乃上印以言歸顧注想之
方深豈渙恩之可後具官某純明而有執亮直而能容
諫大夫之伏蒲明行甚肅大常伯之聽履物望愈高𢳆
神虎挂冠之風寓龍馬負圖之職居然壽考允矣典刑
比歌求助之詩庶有乞言之福爰陟文階之峻用為晚
節之華其服寵光益介繁祉

數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汪大猷

具官某性通而自節道廣而能周雍容簪槖之班凡有

謀而必告出入魔符之後乃未老而求閒辭榮上北闕之章寓職峻西清之舊

正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沈樞

具官某風猷高邁政術淹通揚歷禁嚴嘗任宮端之重周旋郡寄遂專帥連之雄聯次對之清班樂辭榮之嘉遯

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李昌圖

具官某才周通變氣禀直方登蜀道之難屢稱膚使出

漢廷之右遂列從臣通次對之清班樂辭榮之嘉遯

中奉大夫萬鍾直龍圖閣守本官致仕

敕具官某朝廷用人豈容其無故而去臣子納禄或遂其知止之高爾以文奮身以才用世外臨兩郡既治行之有聞内列九卿非宦游之不達方將執筆于左螭之陛乃欲掛冠于神虎之門畀以河圖之華成而縣上之隱是或一道毋有遐心

著作郎李唐卿江東提舉太常丞吕渠湖北提舉

敕具官某等朕惟一人之聰明不能周知天下之故分道遣使不惟寄耳目于外臨遣朝士又得以宣布予之德意志慮于民常平以斂散爲職括山澤之利事顧不重哉爾唐卿心平而論篤久于著作之庭爾棐氣勁而言忠丞于禮樂之地俱以儒學老成見于有用治縣稱最眞彼周行輟從郎曹將我使指一往大江之左一往重湖之北各揚乃職朕不汝忘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

敕金陵為王者之宅固有籍于保釐吏部有天官之名尤欲精于流品粤求舊德復領從班具官某執德不回秉心無競舉明主于三代之上倡諸儒以六經之文論思不憚于犯顔封駮尤高于批勑出臨鄉部載守留都肆纂承丕祚之初乃董正治官之日亟須名節方欲聽尚書之履聲盡付銓曹豈令書千木之紙尾佇聞猷告其疾爾驅

太常少卿詹體仁太府卿

敎具官某容臺之禮樂外府之財用其實皆政也後世治出于二而後有流品之分然禮以養人為本又曰樂以殖財惟知古道者能言之爾好古而志于用順由道山冊府出為常平使者遠護軍儲能聲益昭歸處少列明禮修樂寘惟其長序進卿長上以佐民曹之調度下以柅有司之出納以若之才不勞而辦朕將思所以用汝者焉

監察御史曾三復太常少卿

敕具官某憲府設屬以六察為重容臺少列非七寺之比壽皇厭朝士之數易御史裁廳或二三年而不遷若其察事能審敢言不阿擢居禮樂之司不以為吝士亦以此競勸朕之用爾蓋此道也爾氣剛而克和才敏而能詳其在周行表表自立報政于輔郡簡僚于南牀助正臺綱閱時最久朕知其有靖共之譽故拔而用之禮方從宜大饗伊邇引經据古使禮行于上而人孚于下朕于是望汝焉

李壁秘書省正字

敕具官某惟爾父爾兄並游英俊之躔有皐綬之遺風無歆向之異論能繼厥後爾惟其人自登世科亟寘冊府銜卹萬里素冠三年召收來歸復畀舊物豈惟以是正簡冊望汝史事甚重爾有家傳朕將于汝乎求之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該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士㦷少保

敕朕祇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邇臣共濟萬幾之務爰

因惠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宅慶璇霄聯芳寶牒少
而從宦雖官政之莫施孝以宜家諒躬行之無媿侈厥
餘福流于後昆進參宥府之崇嘗貴儲寮之峻兹疇故
典遂陟孤卿用昭寵光以慰冥漠

曾祖母安郡夫人龔氏崇國夫人

敕朕履位云初均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會門之
光具封某生于儒家嬪我皇族動謹珩璜之飾克共蘋
藻之儀爰及諸孫進居兩地遂啓封于大國以錫命于

小君陰報可知寵光未艾

祖太子太傅不求少傅

敕圖大宅中方布維新之令建極斂福實均共政之臣爰舉彝章加賁先世具官某履行純固稟資粹和生長承平及見累朝之全盛始終信厚遂臻後葉之繁昌進秩青宮申命黄壤茲以湛恩之布徑躋亞傅之榮尚惟不忘其克祇服

祖母濟陽郡夫人晁氏濮國夫人

敕惟時近臣翊予初政厥有霈澤光爾前人具封某素
稟嫕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慶源既深有此
湯沐載啓濮陽之號益崇石窌之封是為異恩以詔幽
穸

父太子太師善應少師

敕維予沖人嗣大歷服無疆惟休均暨海宇凡列朝籍
皆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顧可後歟具官某孝友實
根于天稟躬行無愧于古人為吾宗盟之表善言善行

稱于搢紳即世之後隱然不忘是宜其有子也寵及泉壤遂冠六傅玆以周官貳公之秩以告于第且以慰雨露之感英靈不昧其尚寵嘉

母饒陽郡夫人李氏申國夫人

敕大寶嗣守賴玆臣鄰湛恩普覃爰及禰廟具封某克遵壺範能謹婦儀四德備全協山水之高趣三遷垂教為廊廟之鉅賢屢錫恩封以昭寵遇乃開申伯之國載徹饒陽之封以寬吹棘之思庸示漏泉之澤

妻通義郡夫人徐氏安定郡夫人

敕丕緒紹隆方履重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內助之恩
具封某婉嫕自將柔嘉可度克相夫子遂為當代之名
卿乃壽天年不見機庭之異數賁數寵渥宣閤幽明用
疇涇水之封載徹眉山之舊尚惟英爽欽此卹章

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初除封贈

曾祖起太子少保

敕延登邇臣翊贊初政維時偉望進參宥府之嚴庸錫

明綸以厚曾門之寵具官某持身無玷制行有嚴寡悔寡尤自潔幽人之履以嗣以續遂開餘慶之源厥聞惟彰其後乃大爰畀青宫之秩用疏黄壤之恩尚惟不忘其克祗服

曾祖母陳氏臨川郡夫人

敕參宥密之司是謂百僚之表煥顯揚之典宜加三世之榮具封某婦德素充姆儀尤備柏舟自誓知勤苦以成家彤管有光篤義方而教子至孫曾而遂顯信隂報

之不誣錫命小君疏封鄉郡以侈漏泉之澤以彰告第

之恩

祖琢太子少傅

敕士有積德在躬弗見于用施及後嗣追榮厥先于百

年之後豈人力所能致哉具官某孝友天稟義概素篤

人不間于其昆弟之言深沈不二安分知足長者之號

著于鄉黨積此慶美篤生樞臣申命九泉遂登東儲六

傅之秩如有知也庶克自慰

祖母鄧氏新興郡夫人

敕登用大臣所以贊廟謨也錫命之初則必有以寵其先世又所以示優典也具封某勤儉柔淑如古賢婦克相夫子以廣義風為族姻之所依賴含飴之愛素篤于生前雖不及親見其貴而湯沐之須方來未艾榮亦至矣新興名邦用賁冥漠惟爾靈其預享之

又贈中散大夫朝峻太子少師

敕積厚流光既陟機庭之峻位高寵厚肆崇禰廟之恩

厥有故常式昭渙渥具官某操履純固性資靖夷共被
對床素深同氣之愛指囷倒廩尤高周急之風是鍾令
子之賢親見儒科之擢速超登于近著營屢被于𢏺章
進位宮師疏榮泉壤肅示教忠之效庶寬追遠之思
母齊安郡夫人繆氏封通義郡夫人
敕遴選名儒密贊紫樞之貴推恩賢母式頒鸞誥之華
具封某性秉賢明動循鑒戒從夫協趣克共蘋澗之儀
教子有方首擢桂林之秀承顏甚樂就養有年受福祉

而未央見寵光之䘏至兹易眉山之號用崇石窌之封其服異恩益介遐壽

妻贈淑人黄氏永嘉郡夫人

敕進秉事樞實倚朝廷之重載疏湯沐以旌閨閫之賢具封某稟姿懿柔處己莊靜毓慶儒族知女則之不踰作配名卿循婦儀而克謹云何不淑弗見顯庸兹疇甌海之雄用錫鸞牋之寵姑從告第少慰悼亡

妻淑人陳氏封咸安郡夫人

敕進秉事樞實倚朝廷之重載疏湯沐以旌閨閫之賢具封某鍾慶相門流芳女範無違夫子形鵲巢積累之風宜其家人有鳴鳩均一之德克謹旨甘之奉居惟法度之循兹開名郡之封用錫賛書之寵其祗異渥益懋芳猷

中書舍人彭龜年兼侍郎

敕朕自臨帝位首闢經帷詳延舊學之賢不改潛藩之舊具官某始以德選久從吾游素知朕意之所安況有

詔書之備列不待多訓自應具知惟孟軻所著七篇之書非戰國以來餘子所及蓋嘗三復其說間有一得于中若知言養氣之難存心盡性之妙人無不善聖可踐形正須反覆屢陳使于通徹無蔽若夫爵禄之制井地之規凡諸所傳皆我當講食云則食坐云則坐朕當審尊賢之方義莫不義仁莫不仁爾其務正君之學

給事中黄裳禮部尚書

敕朕嗣膺大統首擢舊僚然建安七子之賢先推徐幹

商山四皓之盛最數黄公徑躋八座之崇庸修一時之

盛具官某學足以充其性辯足以達其心貫穿經史之

言而纚纚可聽論議古今之變而歴歴如睹自于幼學

屢得良師若夫上皇委任之專潛邸游從之久無間于

我未有如卿規過擧則何止血山之言執正道則不數

邪蒿之說開性天之所蔽知學力之自來幸不容甘盤

遯野之行是宜被伯夷典禮之命孺子王矣方夕惕以

爾勤良言旨哉尤日資于獻納其祇予訓益勉爾忠

著作佐郎王容范仲黼並著作郎秘書郎王奭校書郎蔡幼學並著作佐郎

敕具官某等學士大夫以道山册府比之蓬萊瀛洲之勝而著作之庭又其高選也爾容學博而文優爾仲黼忠純而意篤既皆升處其長奭之遠業幼學之英才又均使為之佐或以倫魁而聲稱昭于時或以名門而學問世其家是皆稱此選者朕篤意人材共興治功公卿將于此乎取何止以史事而望汝哉

秘書省正字顔棫秘書郎項安世吴獵並校書郎

敕具官某等比歳一日給札而得三俊館閣之盛舉也然秀穎之才將于此乎養之以待用若棫之聲名發于上庠獵之才略著于劇縣安世之節概又士論之所推是三人者不惟老于文學又俱練于世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況年皆自强而艾固無俟乎菁莪之育也兹命棫典中秘書獵與安世爲校讐之職姑以序遷朕將有以用汝焉

浙西提刑黄適湖南運判江東運副傅伯壽浙西

提刑

敕具官某等朕分道遣使以寄耳目于外地有遠近職有劇易選任之意則無不均爾適以諒直之姿抗澄清之志使于近畿威望甚聳引疾求退故畀爾以湖外漕計少休其勞爾伯壽以精敏之才在文章之選使于江左職業日修惜其久外故授爾以畿甸臬事引以自近然飛輓讞議二者俱重事也一日不理則必有受其弊

者其各勉旃以稱予選

知樞密院事陳騤初除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敷少保

敕朕嗣守大寶凜乎重器所賴左右大臣輔其不逮乃由政地進陟機庭追榮厥先是有彝典具官某隱德不耀躬行有餘孫子相承代傳清白之訓施及三世遂登廟堂推恩泉壤至于再三是必有以致此也茲舉周官孤卿之秩以告于第尚惟歆承嘉命佑爾後人

曾祖母河内郡夫人成氏滕國夫人

敕夫人之號古者謂之小君歷觀在昔蓋未有無因而得之者也具封某躬節儉之行有柔嘉之德克相夫子以肥其家隂功所昭至于孫曾而後見湯沐疏寵蓋嘗歷始興河内之郡令兹封國間于齊楚庶幾冥漠其克自慰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敕學士大夫必知尊祖非獨禮典之攸尚至于為世顯

人往往推迹先世之所自隱德彰著其應不誣具官某出太丘之華冑生赤城之儒族棲遲衡泌不以利欲貳其心躬行之篤見信鄉黨雖不及施用于世而積厚流光屢被追榮之典茲登亞傅品秩益崇如有知也可以無憾

祖母博平郡夫人朱氏崇國夫人

敕婦人之爵必從夫子若夫異恩之頒加賁王母非二府大臣則不預此具封某勳遵圖史雅習組紃婦道甚

飭隱然朱陳之好也含飴之愛素篤雖不及親見其貴而積善之效乃暴白而不可掩疏封一國以為廟室之光

父太子太師讜少師

敕陳氏著姓自嬀汭之後歷三代建國不絶漢以來多名卿大夫百世相望君子之澤未泯亦可謂盛矣具官某以隱逸遂其性以詩禮訓其子内行之積既有以大其門閭而教忠之效卒為朝廷之端士存殁雖異哀榮

則均夫三孤之長貳公洪化有子如此遂申命于九泉豈惟慰爾子深長之思亦所以示予體貌之意

前母文安郡夫人成氏杞國夫人母濟陽郡夫人王氏信國夫人

敕延登樞臣所以贊廟謨也錫命之初必有以寵其先世又所以示恩典也具封某稟姿婉嫕處已儉約有光彤管之訓不愧采蘩之詩是有賢子為吾近輔副銲六珈屢頒石窌之封矣兹徹沐邑改命于杞伯所都之地

王氏云命于廣信之區以勸天下之為人婦者

妻魯郡夫人宣氏封魏郡夫人

敕朕初膺丕祚晉用近弼惟東西二府兼以任之夙夜匪懈是可不厚其内助之恩乎具封某性資賢明能循法度歸于名士用勤儉以起其家閨閫之政不以累焉使得一意精白以承休德是足嘉者兹啓大名之郡以詔予寵其尚祗服永綏燕譽

知樞密院事陳騤該覃恩轉官

敇朕祇荷慈謨欽承丕緒萬幾之務每懼弗堪共政之
臣實資夾輔因霈恩而申命覽遜牘以力辭序進一階
僅同百辟具官某忱恂而堅正渾厚而温恭久處從班
以嘉謀而入告自居宥府任大事以不疑比當内禪之
初嘗求小毖之助善調庶事動懷永圖執義示公惟知
議軍國之利害忘身徇主豈復計官資之崇卑乃詔攸
司俾行故事不已循墻之避遂忘反汗之嫌矧東府彌
縫之是兼尤當代觀瞻之所繫姑循撝謙之志稍行進

律之褒噫文武兼資尚深思于並用内外無患當益勉于交修惟肩乃心以翊予治

參知政事余端禮該覃恩轉官

敕朕以寡昧之資傳泰安之祚既登九五之正位允賴二三之大臣盍因覃霈以疏恩終以謙辭而改命具官某崇深而有裕莊肅而能容幼學壯行終始勿渝一節出藩入從精白不形二心比參鴻樞實贊初政俾進居于東府仍兼領于宥廷一日萬幾之繁既調娱而曲當

三軍五兵之問又該綜以無遺雖官簿之當升曾身謀
之不顧命由中出事則公行何陳義之益高乃抗章而
不已姑徇三辭之請僅升一秩之華噫訏謨遠猶乃所
望于賢輔高爵厚祿豈有吝于予懷其尚欽承以副隆
委

四川制置使丘宻煥章閣學士再任

敕秉乾德以御圖始受四方之籍念坤維之作牧久分
一面之權眷威惠之並行豈恩榮之可後寵加延閣因

任帥垣具官某道廣而能周才高而善下躬履氷霜之
操手揮河漢之文握節擁麾所在著神明之政簪筆持
橐周行推仁義之言頃出鎮于成都實總臨于諸道先
聲所曁遠俗自孚瀘川除暴之餘施賞刑而曲當武興
闕帥之久藉方略以無虞兵民無不歸心奸宄為之破
膽封陲宴若政績炳然東西六十州敢違號令幅員數
千里燕及羌髳寛朝廷之顧憂信京師之流福尭章增
煥正學士之清班蜀道借留慰吾民之素望示予隆睠

表爾異能德裕籌邊何止山川之洞見孔明識治或言禮樂之可興益懋前功以需登用

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

敕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幃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頒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官某發六經之藴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如尹焞之于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勤究爾正心

誠意之説豈惟慰滿乎士論直將增益夫朕躬非不知
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置之本朝召
買傅于長沙自當待以前席慰兹渴想望爾遄驅

翰林學士李嶽寶文閣學士知婺州

敕登鼇戶以摛文久資潤色分虎符而出守有頼蕃宣
中外雖殊眷倚無間具官某性資淵靜學問該通視八
代文章之工欲齊驅于藝苑極三朝辭命之選幾獨步
于禁林周旋十年終始一致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公門

私門行皆可迹方進遷于翰長何遽動夫歸思寵西清學士之班仍寓宸奎之職為東方諸侯之長更當寶婺之躔是誠岳牧之用人宜有江山之為助徒得君重其為朕行勉著民庸以觀儒效

檢正應孟明太府卿

敕具官某爾以純一之德惻怛之誠見于牧人御衆之間備著愛民利物之效召由帥閫徧儀宰掾蓋朝列之老成士林之標表也外府上佐大農之調度下梶有司

之出納卿士惟月實艱其選舉以命之公議允諧問津要途自兹始矣

右司徐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郎中

錢象祖右司刑部郎中沈作賓檢詳

敕具官某等朕初政是圖惟二三大臣夾輔之賴樞機至重當先其大者豈可以細故縈之于是詳擇掾屬以次而遷爾誼深沈而善謀爾象祖詳審而無滯爾作賓在郎曹有通敏之稱其爲朕簡節疏目清東西府之務

俾吾大臣惟振綱絜領以贊予遠猷則爾為稱職矣

吏部郎官李沐將作監

敕具官某東都李固好學尋師同業不知為司徒郃之子其所成就復為李公爾以輔臣之子退然寒生蚤擢甲科仕進甚緩文敏而蔚追企古作郎潛既久避遠繁劇處之繕監以遂其志素尚如此遠業未可量也

軍器監丞汪梓倉部郎中大理寺丞周珌刑部郎

官

敕具官某等列曹為郎其選俱重非治郡有聲績者不預焉國家行之幾三十年弗可改也已爾梓博涉文學有志事功出守都梁邊防甚飭爾珌明習憲法恪意操守濡須之政田里妥安況俱以名臣之子嘗在朝列奉最而歸宜登兹選肆令並命以究爾能積貯者天下之命寬仁者累聖之規深體至懷各瓚而長

兵部侍郎耿東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

敕入而奉上為言語侍從之臣出則殿邦任藩宣屏翰

之寄士之從官是為通顯國之用人初無重輕第于臨遣之間終惜老成之去具官某天資鯁亮政術精詳自其居下位之時已有澤斯民之志功利及物既所至而可稱懇惻愛君凡有猷而必告甫上甘泉之列亟求故里之歸旋即賜環復令持橐為直武部固有賴于論思攝事瑣闈尤見推于抗直比力祈于補外亦深察其由中界以當塗真是太平之官府寵之次對仍聯兩禁之清班用昭眷懷增重侯度訪民嵒之疾苦諒無假于訓

辭控天塹之要衝尚往圖于方略勿以在遠而忘獻言

大宗正丞李大性軍器少監兼權司封郎官

敕具官某朝士之職優而事簡者無如二監非所以處才者然而銓序人物具有差等不可廢也爾一門競爽刻意記問出而丞邊郡入而邅周行心計有餘遇事多辦進貳戎監仍攝郎曹益務靖共以俟選擇

大理寺丞彭演大宗正丞

敕具官某朕惟國家本支百世繁衍盛大高出近古既

擇屬近行尊之賢者以糾合宗盟又選學士大夫以貳
其事職雖清簡不以輕畀也以爾經術該綜吏事精明
丞于外府于廷尉踐揚既久而後登此蓋亞于三丞之
選仕益進矣優游養望其進未央

大理司直朱致民大理寺丞陳樸大理司直

敕具官某廷尉天下之平而國家設屬爲尤備囚徒之
聽自昔以吉士臨之奏當之成令又使分董而察焉以
爾致民儒學老成久預臬事故俾升而爲丞爾樸才具

資品皆應近制故以為邦之司直朕嗣服之始專以祖宗家法為務雖罔兼于庶獄懼不獲于一夫各既乃心毋懈于位

太府卿詹體仁直龍圖閣知福州

敕具官某朕覽長樂之志知其地大物阜真東南一都會也帥守掄才初政為急以爾學問該洽性識深明試之劇繁所在辦治入為九卿嚮于用矣顧求閩部求便其私徑疏畫錦之榮仍畀河東之直跨州連邑要風氣

之不殊並海負山賴威名而為重倚觀政績以究爾能

廣西運判張釜直秘閣知廣州

敕具官某朕臨御萬國一視同仁嶺海之遠待猶畿甸矧番禺重鎮實控南服謀帥之際其何可輕以爾紹興舊弼之孫以家學登世科潤飾吏事所在稱辦湖湘明斂散之宜廣右謹將輸之要就移五筦之長以當一面之權寓直道山以為爾寵爾其塡撫遠氓招徠海賈斥貪殘獎廉介以稱予倚任之意是惟休哉

知建寧府陳居仁知鎮江府

敕由詞掖以僊藩久騰善最分輔邦而易鎮用奬賢勞宜錫明綸以昭寵數具官某風猷凝粹心地平夷識者嘆其遠道之資望而知為大度之士文華緯國久從鳳沼以代言愷弟宜民屢以虎符而出守恩威並用寛猛適時不惟人樂其中和所至歲為之登熟眷兹京口控彼江津城郭增雄有山川之壯發兵民雜處無牒訴之浩繁屬旱魃之為災頼賢侯之勤撫毋庸臨遣亟望遄

驅坐理南徐其首修夫荒政時登兆固尚有賴于良籌
惟服訓詞嗣圖褒表

瀘州安溪寨番官王鑑男天麟承襲補承信郎

敕某國家填撫萬邦燕及方外惟爾父祖恭順相傳爾
之承襲請命于朝武爵之頒益務忠謹

江西運判趙箽直顯謨閣知隆興府

敕具官某國家選侯甚重謀帥尤艱既懲數易之繁重
戒迎新之費就移使節俾正帥垣爾受才甚高得譽最

早以文學之彥為慈惠之師其在合肥極論淮錢之弊迨移夔子載言蜀戌之詳主漕計以宣勞總邦條而攝事撫綏凋瘵賑救凶災因江西頌韋侯之言念河内借寇君之意徑令洗印以遂開藩侯訖外庸成爾歸志

沈清臣江東提舉

敕具官某士有自重其身而輕視軒冕嘉遯于世而獨樂山林是雖出于一概較之浮競者相去遠矣此有國者之所當與也爾以古學為任不計時之用舍頃游館

學從予潛藩儼然自持古之畏友也玆予纂紹念爾退閒起以江左之節用慰家食之久其尚少安以俟恩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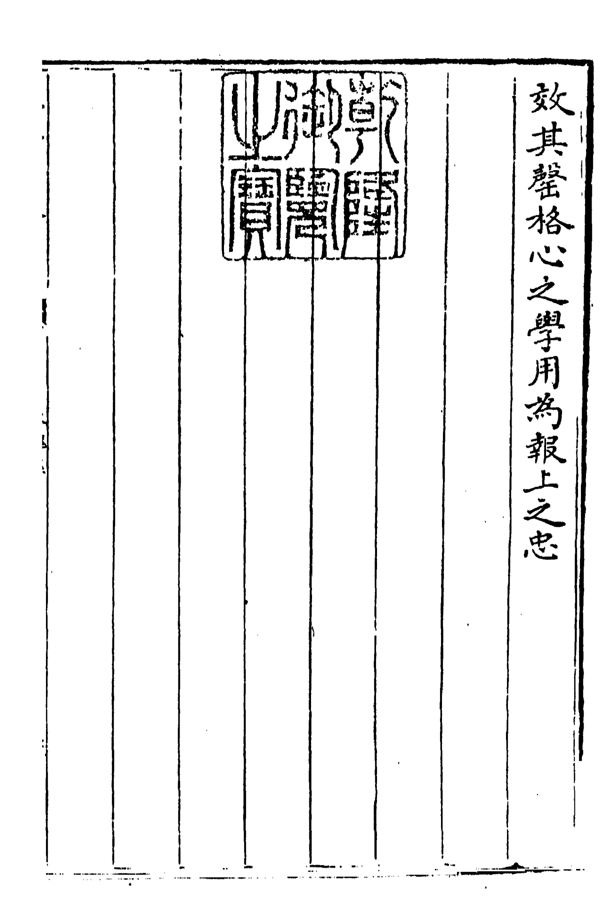
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讀以下二首嘉定元年以吏部尚書兼翰苑偶西掖無兼員用故事行詞併附于此

敕春秋天子之事具存一國之書筆削聖人之公實為萬世之法朕久勤講貫期廣見聞玆擇名儒共論斯道具官某深知經旨素有師承未冠而擅論魁士皆取則既壯而登膴仕人以為遲近升禁路之華庸代王言之

重予欲旁通夫六藝豈容弗措于一辭所以至日昃而不遑庶幾學古訓而有獲懲惡勸善其力究于微言攷古驗今將益明于大體

蔡幼學講詩終篇轉官

敕朕踐阼十五載尤先講貫之勤誦詩三百篇端賴緝熙之益談經既畢第賞可稽具官某早冠時髦寖為朝望踐揚已久旣昭著夫外庸獻納于今喜時陳夫讜論謹鳳掖代言之職當金華卒業之辰序進文階以酬儒



效其罄格心之學用為報上之忠

攻媿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崔鶴立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四十二

宋 樓鑰 撰

內制

擬進郊祀御札紹熙五年也是年七月光宗禪位寧宗未嘗郊祀篇中有寖歷六年云云蓋在光宗未禪位時豫擬而事不果行

朕祇膺慈訓嗣守洪圖仰天地之儲休以綏四海賴祖宗之垂裕寖歷六年欲涓長至之辰載舉親郊之禮膏

澤可占于農扈信盟久締于鄰歡汔可小康敢忘昭報率由舊典無事虛文上萬壽于重親式嚴孝治均蕃釐于兆姓匪鄉朕躬披令甲以陳儀體先庚丙申命朕以今年十一月祇事于南郊播告中外之臣咸謹駿奔之職其飭爾事毋愆于儀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擬立皇子嘉王皇太子制

朕祇若大猷紹休列聖念承祧之重允屬元良惟主器之嚴莫如長子仰稽古制詳攷舊章匪予一人之私繫

爾四海之望誕揚明綍敷告天廷皇子具位某夙稟謙恭動循儀法生長帝王之冑周旋詩禮之經迨予纘承勉爾諭教宏開邸第寵之茅土之封妙選英賢為之羽翼之助而能服勤講貫尚論古先閱義理以滋多屏驕奢而不顧朕惟儲貳不可以曠位國本宜先于正名其從朱邸之尊入處青宮之重於戲立嫡以長所以綿宗社之休為下得人所以係臣民之望

擬進登極赦文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

朕共為子職日守宗藩烈祖上賓曾未釋服聖父違豫
幾不勝喪屬上意之倦勤屢思退託蒙太皇之出令遽
命纂承眇兹沖人膺此大器驚惶失次涕泣固辭謂二
百年社稷之傳豈容執遜惟億兆人謳歌之戴久已屬
心仰有體于慈謨俯難違于衆志祗承丕祚以撫萬方
自維寡昧之資深思付託之重祈天永命用綿𢾾鴞之
休發政施仁首播風雷之號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奉
三無以勞天下敢懷以位為樂之心斂五福而錫庶民

盍布與物惟新之澤罔間遐邇之衆咸暨曠蕩之恩

季秋淫雨震電罪己責躬詔 紹熙五年十月

朕臨御以來三閱月矣廼者洚水為災幾旬尤甚悉意賑撫未知攸濟而又陰氣為沴天作淫雨繼之震電信宿猶未已也時維季秋實已孟冬茲豈其時耶變不虛致朕甚懼焉豈朕之德薄不足以承祖宗之休烈抑眇躬有過朝政或闕而致然歟雲漢之詩遇災而懼終篇惟及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等語葢言如此而天災之見

罪必在我側身修行之誠見于言外此朕之所當勉也朕欲應天以實而方執壽皇之喪避殿撤樂皆無以自見惟是罪己責躬其曷敢後布告中外使知朕恐懼修省之意

孝宗祔廟德音 紹熙五年十二月

朕躬繩祖武日懋孝思萬邦之君允有貽孫之典七月而葬適當同軌之期悵莫報于皇慈惟謹襄于大事卜夏禹巡狩之地近高廟衣冠之藏載謀載惟既營神域

必誠必信已窆靈輿迓吉仗以言旋肅太宫而班祔縟儀云備舊制可稽固已遵三年之通喪體累朝之儉德蠲除浮費戒節虛文然念遺誥初頒都下有奔號之擾因山之際國人多供億之勤未免煩會稽之徒宜特肆櫟陽之赦神祇效順咸議恩封官吏宣勞均行賞賚寬井里之賦調清囹圄之縲因庸推澤物之仁用繼憂民之志於戲蒼梧不返人心惟慕于重華溫洛未歸陵邑尚安于永阜咨爾有衆服予異恩

改嘉定元年詔

朕嗣承大統勤撫庶邦更星紀之一周見歴元之三易頻年相繼寰宇多虞邊釁遽開顧生靈之何罪蟲蝗爲孽與旱潦以相仍皆權臣誤國之致斯在菲質應天之敢慢方今典刑已正綱紀益張乃因正月之和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亶告多方取商宗嘉靖之言暨周王耆定之義用光嗣歲式迓休祥庶幾叶氣之薰太平可望行見萬民之集得所為期衍丕祚于無疆與斯人而

吏始其以明年為嘉定元年

戒飭貪吏詔 嘉定元年三月十四日

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菲食卑宮靡敢怠遑庶幾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嚮感未孚況以姦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贓吏債帥益無忌憚監司為吾澄按之官郡守受吾民社之寄至相傚傚貪婪無厭反恃苞苴狼籍已甚席卷帑藏或盈鉅萬郡縣經費耗蠹幾盡軍民衣食椎剝無餘積敝有年雖悔

何及大臣蠆蠱不飭殆弗容遷就而為之諱也朕方厲精庶政與民更始申加訓飭以警有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並緣公家以濟其私尚為故態必罰無赦至如互送無藝屢形切責遐方循習曾不少悛並當禁戢或徹聽聞攷驗有迹皆以贓坐嗚呼咨爾追于既往法欲厲于將来宜存素絲之風毋蹈覆車之轍使人知自愛罔或敢干冀民力之少蘇期士風之益孅朕意厚矣尚其戒哉

戒飭四川將士詔 嘉定元年四月九日

朕端居法宮慨念蜀道敢泄邇而忘遠庶一視以同仁自叛將之既誅與斯人而更始已講休兵之策冀臻徹戍之期惟是師徒屢更征役暴露久矣夙宵惕焉每咨督餉之臣仍飭列屯之師究心調度加意撫循然而養兵于無事之時在國家而靡吝效命于多虞之日乃吏士之當為儻餽運之或愆及勤勞之弗恤罔孚朕志豈追官常凡爾在行亦宜深體其有狃于姑息不知律紀

之遵妄肆讙譁幾失等威之辨流傳易惑關繫匪輕爰須一札十行之書用嚴三令五申之制各思戒儆毋抵憲章

閔雨求言詔嘉定元年閏四月二十六日

朕惟祖宗傳祚之重祇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蝗螭為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以至于今陂澤揚塵種未入土夏且半矣祈禱不應間有霡霂未能通濟天災流行固亦有之在于今茲關繫實重邊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

不至糴價日增茍失歲事何以保邦朕于宮中齋心致
禱又將躬謁于靈神且飭臣鄰廣求民瘼六官師濟各
令條具可以慰安人心消弭天變者矣載惟雲漢之詩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祈于天以及
父母先祖不見責躬之言益宣王謂周家祈禳之典既
已備舉而旱既太甚是必在我有以得罪于天其遇災
而懼側身修身之意藹然見于言外朕心慕焉固知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敢以此自解也傳不云乎屋漏在

上知之在下人苦不能自知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之不逮朝政之缺失與夫田里愁嘆之由軍民疾苦之狀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庶幾以實應天冀消災沴以迨康年無小無大惟既乃心稱朕意焉

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蝗星變待罪不允詔

朕臨御寖久兢惕靡寧更化以來屬精滋切雖邊鄙有息肩之日而民生當望歲之時旱魃為災飛蝗肆孽方陽光之熤晝見太白之爭輝豈天道之難知實朕躬之

自致無所歸咎惟知反身尚虞抑塞之未伸正欲交修
于不逮騰章来上憂國良深有何愆尤而欲引去退惟
涼德詎可不移于大臣所冀同心庶以靈承于上帝尚
安厥位益遠乃猷

趙彥逾再上劄子辭免端明殿學士并執政恩數

不允詔

卿以起部太常伯領袖從班主耳忘身預陪國論金陵
吾之北門固以謀帥爲重文明之峻職政府之異數所

以寵卿之行今欲辭二者而之鎮顧豈若留卿以自近乎朕慮之甚審久而後發不應至此乃復反汗無以多言為也

新除安徳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免不允詔

朕肇禋重屋懼弗克堪贊予盛儀賴我宗老肯須榮澤無加于達尊者乃因舊鎮益以漢東之大國備三公之典策兼兩鎮之節旄先正以為異數非如卿者其孰能當之何用撝謙以避斯寵

新除少傅周必大辭免不允詔

卿三朝元老身佩安危退處東山直欲棄置人間事顧豈以爵秩為心哉朕初臨御注想不忘下詔乞言疏恩進律亦可以見朕意矣覃霈之須無遠弗届安有違尊如卿而可但已保傅一間不必固辭遜軍甚力非朕所望

趙汝愚再辭免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卿進專國秉總領衆職無所不就固無待于兼官也國

家以史事為重故必擇其尤重者屬之上相疊畀三組既已再命而又欲辭其一何耶會要之書故實所萃諸儒載筆坐總宏摹兼人之才豈役憚此其秖成涣以訖奏篇

吏部尚書鄭僑辭免兼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高宗中興臨御三紀一代之史簡册孥繁設官累年汗青無日朕既命大臣為之典領思得鴻儒耆德為諸儒倡卿自陪都還朝表儀從班論撰之重非卿誰屬矧惟

舊物不待疇咨趣上奏篇毋勞謙避

吏部侍郎彭韶年辭免兼侍讀詔

朕闢邇英之閣瞻無逸之圖上慕唐虞近法祖宗正有賴于啓沃之助卿以舊學之臣勸講多益升之進讀亦惟序遷朕方汲汲于舊卿欲濟濟相遜固經帷之美事也然雖有德齒之尊不曰朝廷莫如爵乎其毋固辭徒稽朕命

王藺再辭免知潭州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惟有周之盛時以分陝為重任故煩舊弼往鎮邊陲升秘殿之隆名易昭潭之巨屏輿言允協憂顧滋寛胡為再辭至勤三命粵漢詔流行之既久諒楚人傒望之已深倚閫叱馭之行毋執循墻之避

新除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辭免不允詔

蜀道險遠人所憚入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然朝廷為官擇人不免于推轂以遣忠臣忘身徇國豈難于叱馭而行昔趙抃以匹馬入蜀為政簡易及其再命神宗諭之

曰近歲無自政府後往者卿能爲我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今朕知卿清節著于蜀遂用熙寧故事卿能體抃之忠其得辭行乎

新知鄂州吴琚辭免不允詔

卿奮自戚閈被服儒雅雖齋壇授鉞秩位通班人終以用未盡其才爲言矧襄漢上游嘗騰善最武昌重地宜分顧憂何必固辭亟其祇命

趙彥逾再辭免新除端明殿學士中大夫四川安

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蜀道天下之極險也然以為難則難于上青天以為易則易于履平地是在人爾卿甞總軍餉度歷五十餘州公廉明恕蜀人誦之茲膺命以制閫之寄蜀父老聞卿之來必有不待教而孚者矧視儀政地位望愈隆尤足以示朕不忘遠之意謀帥之重蓋無以易卿者矣

趙汝愚辭免大禮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朕祇事總章惕然弗克堪卿以端揆實專使領天地並貺

神明顧歆熙事備成顯相之力也賦以多邑具有故實既免告廷之禮何事循墻之避

新除刑部侍郎梁總辭免不允詔

卿少習憲章歷觀棘寺為郎為卿皆以此選正以明練吏事心計有餘遂持使節遂董軍餉擢貳氏曹俱號稱職若今秋官虛員舍卿尚誰屬耶明允篤誠若自道萬里使使還徑俾為真僉曰汝諧何辭之有

吴琚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立賢無方惟才是用亦不必曰右賢而左戚也爾嘗主漕計總軍餉出帥襄陽皆有治狀可紀而強仕之餘使之奉祠燕處可乎鄂渚兵民雜居號稱難治正倚才刃勿復謙辭

王藺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朕嗣位云初覃霈四方小大之臣罔不均被卿以元樞舊德出鎮雄藩序進一階亦惟彝典忽披遜牘殊咈眷懷其服恩光毋留朕命

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勉紹丕圖方修初政首推霈澤溥及羣工惟予元老之賢宜陟孤卿之秩偃息而藩魏室何必在廷寅亮而命周官是為進律載披來奏殊咈眷懷畀于公尊于卿亦惟均耳一而俯再而傴何以多為茲槃具瞻毋庸固避

梁總辭免奉使回程時轉一官不允詔

卿輟自從班遠使鄰國服勞已甚成禮而還序進文階厥有舊典往祇渙命何事讓辭

知明州何澹辭免曾任藩邸講官轉一官不允詔

卿頃以儒英授經于朕逮予嗣服眷注不忘求之近比當進兩秩舊僚遜避俯徇其請在卿又何辭焉宜遂欽承毋至于再

知泰州韓同卿辭免改授正任觀察使在京宫觀不允詔

朕勉承丕祚肇正中宫爾為后父之親名自淮壖之守眷惟相種本出儒門屬王姬下嫁之恩致武爵流傳之

衆茲優戚閑趍授廪車俾仍奉于内祠益一遵于故典

是為允愜其又奚辭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彦穎銀合茶藥詔

朕祗紹丕圖緬懷故老卿前朝舊弼佑我烈祖遺榮告

歸世推典型比進嘉言尤見忠藎一水閒之日勞注想

爰須飲劑以實賓奩問勞有加將予至意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大昌張大經敷文閣直學

士致仕汪大猷顯謨閣待制致仕程叔達寶文閣

待制致仕沈樞敷文閣待制致仕李昌圖銀合茶

藥詔

朕寤寐賢俊懷思老成卿頃侍孝宗夙著聲望引經告

老張大經改垂車告老世推典型逮予纂承渴于一見爰加問勞

仍有匪頒體予至懷無忘忠告

資政殿大學士黄洽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朕践阼云初訪予落止緬懷耆舊嘗下求言之詔矣乃

因覃霈俾進文階國有彛章非有私于卿也其服訓詞

毋煩多避

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嗣膺洪祚注想宗工比升孤棘之班實需夔蕭之澤

雖云恩厚非曰予私凡卿之言近已行于一二顧朕所

與辭何至于再三若夫貤爵之科尤匪尊賢之意尚承

眷渥毋事勞謙

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辭免修葢大内福寧殿等特

轉一官減三年磨勘回授不允詔

朕俯徇羣臣之請歸安廣内之宫顧棟宇之崇成命工徒之勞止卿親臨鼛鼓祇事殿巖訖役云初懋官可後既有貤恩之命毋煩避寵之詞

知樞密院事陳騤乞歸休不允詔

卿儒學老成有大臣體肆朕纂服方原倚毗何爲露章遽祈閒退謀猷克壯神明未衰其謹輔予無事力請

新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不允詔

朕惟宥廷之任事體至嚴非長材不可以濟時非壯猶

不可以經遠卿兼資文武久賛樞機輔政以來輸忠無隐輟自中臺之貳進專西府之權蔽自朕心益隆兵本是為妙選非以叙遷公論具孚遜章可略

新除參知政事京鏜辭免不允詔

卿以通敏宏達之才受知烈祖擢之法從付以全蜀太上召還文昌有意大用肆朕纂服登貳西樞關決籌帷動稱朕意是用進參機政以究經綸之藴鎮浮應變卿所優為眷倚方深毋庸多遜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垂上政途詳試師閫天官之長至勤三入西樞為貳蓋已晚矣朕訪落求助二三大臣是託以卿宏才素蘊練達國體急于登用以蕫治功其祇成命以圖回本兵之務勿以讓避為煩也

正議大夫陳騤辭免除職與郡不允詔

朕惟釋政機而均逸者大臣全進退之宜畀華職以示寵者累朝篤始終之眷矧惟耆哲朕所倚毗專西樞本

兵之權兼東府基命之地俯徇忱請暫分外藩恩禮加優典章可攷少須除命何用譏辭

王隨再辭免單恩轉一官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勉承基緒猶懼弗堪實賴臣鄰相與協濟不有近輔孰為之贊襄不有价藩孰為之屏翰霈恩所逮中外惟均矧如舊弼之賢方倚上游之重需章洊至渙號難回其遂欽承毋為固避

御史中丞謝湜甫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進讀雲門自昔高選肆朕纂承之始首務詳延妙擇法從之賢不以輕畀以卿器資端亮學問淹該議論正平實長風憲俾侍經帷士莫之先胡為引辭尚留朕命令行弗反倚聽嘉猷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陳騤辭免不允詔

卿器資剛毅經術該通久任事樞臨機輒斷力祈閒退善始以終況辭藩屏之除願處祠庭之佚由衷有請反汗無嫌若規殿之隆名乃大臣之彝典再披遜牘殊咈

眷懷用榮買臣衣錦之歸毋作考父循墻之避

攻媿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四十三

宋　樓鑰　撰

内制

新除戸部侍郎袁說友辭免不允詔

版曹天下之劇任也而卿為之之時尤難向來國家多故事緒浩穰經費之外又增不時之須屬歳大祲調度不給卿儒學俊茂舊歴清華通敏有餘獨任大計内之

無闕供之急外之無誅求之怨滿歳有奇勞亦甚矣爲真已晩又何辭焉

新除少師永寧郡王郭師禹辭免不允詔

阜陵之役重事也朕不得躬執紼之勞祖遣有行號慕弗已卿以王之元舅國之信臣辨護宣勤爲朕任送終之責往來順濟上下無譁禮備安虞歸祔太室卿得以報孝宗之恩朕可忘所以賜卿者哉進長孤棘仍加王爵既渙告廷之命何煩避寵之詞亟其欽承朕言不再

伯圭辭免兼中書令不允詔

中書造命之地令公師長百僚清貴華重古人謂之鳳凰池者也國朝之制率以寵異親賢然祥符天禧以還久不除此官矣惟公明德懿親貴重無二三公兩鎮何以加此爰舉曠典以賁宗正既無兼管内樞之煩復得老成典刑之重渙汗大號毋庸固辭執謙雖勤禮難曲徇

太府卿吴珽辭免換授正任觀察使在京宫觀不

允詔

卿生長戚閈儒雅自將佳公子也名曹繕監踐敭有年總饟殊方寖升卿列賢勞既久寵以賜環廉車内祠用循故事非以為褒美也春秋方富而才可用豈遂投閑哉毋事牢辭其祇朕意

新除觀察使謝淵辭免不允詔

卿以祖后至親往為使介風埃萬里不憚馳驅成禮而還褒升可後廉車之峻遂登從班毋庸空辭思所以稱

此則善矣

知紹興府葉翥辭免除龍圖閣學士不允詔

孝宗因山之役凜然懼不克奉大事文昌老成尹兹東
郊遂委已以聽焉神明不𡨋心計有餘酬酢萬變調度
百出卒之禮成而無缺典用足而節横費朕心嘉之絶
江不風入山而雪謂非卿之力耶進職龍圖姑以示寵
朕之所以待卿者非止此也而又何辭焉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攝太傅持節藁孝宗靈

駕及奠謚冊謚寶監掩攢宮轉一官不允詔

比者營圖東越裹奉阜陵卿以本兵之宗親臨復土之重往来俱順上下無譁塗潦方深蹇蹇盡王臣之節顔色尤戚欒欒有棘人之風朕方篤孝思幸周大事既賴送終之助首加進律之褒是所宜然無可辭者

郭師禹辭免備禮冊命宜允詔

卿以祗奉阜陵顯頒制綍升孤卿之峻秩封異姓之真王冊命之儀朝廷當備控辭甚力引義尤高雖俯徇于

謙沖顧豈忘于嘉歎

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卿輔朕初政備宣忠力茲奉孝宗大事厥功茂焉褒崇之典所宜優異正以卿素執謙沖避遠權勢凡有進擢辭遜過禮或至迫而後受故尤思所以處卿者初拜右揆已授此官還以畀卿是不為過毋復牢辭朕必不為反汗也

宜州觀察使孫璫辭免孝宗隨龍特轉一官不允

詔

列祖上賓孝思日切仰威靈之如在率禮不違念攀附之幾人獨汝無怠爰自廉車之秩特升留務之班其服異恩寧容反汗

參知政事京鏜辭免孝宗祔廟畢特轉一官不允

詔

朕尊奉皇祖無所不致其厚而送終之禮祔廟尤嚴卿以輔臣相此盛儀已事而竣可後襃賞進以一秩誠不

為過賞有先後旣已均及卿可獨辭乎
皇伯祖伯圭辭免贊拜不名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而未及言親也惟公德
明爵齒俱尊而又孝宗同氣之親太上皇之伯父而朕
之大父行也貴窮人爵思所以尊異之非舉曠典不足
以稱紫微令公旣以謙辭而不受朕其可遂已乎不名
之禮蓋自尚父保衡以來實朝廷之殊禮前朝嘗以寵
待親賢百有餘年無有可當此者舉以命卿人無異辭

尚形遜避朕不敢從邦之榮懷亦非朕敢私也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兼參知政事不允詔

朕圖回治功方倚二三大臣以為重卿頃自參預進長樞廷宰席偶虛俾兼政地兹惟故典亦今之宜非卿通才何以任此亟其承命無事謙辭

新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卿以肺腑之戚為社稷之臣翊戴躬輔相初政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斷衆志之疑倚毗方隆引去何

速雖有議者亦無異詞遂釋台符往分師閫極秘殿之
殊寵實累朝之舊章事君以忠卿既全出處之致退人
以禮朕當篤始終之恩尚冀告猶毋庸辭命
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玉牒監修國史日曆不
允
朕惟國家以史事為重典領之任必命大臣寶牒之設
蓋古者書之于策之遺意日歷則以事繫日後之信史
實基于此卿問學通博攝行相事非卿其誰宜司之成

命已行毋容多遜

參知政事京鏜辭免權提舉實録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高皇帝中興之烈當遂特書累朝庶政之規尤宜分類故實録則取史遷之舊而會要亦用唐室之餘爰命大臣職此二者卿素推該洽俾視纂修其躬率諸儒以趣成大典兹為故事何必謙辭

寶文閣學士知遂寧府宇文价乞奉祠不允詔

卿以文昌舊德往鎮蜀藩居外數年所在稱治方此政
成于大府正資卧護于遠民忽騰謠疾之章欲遂奉祠
之請眷倚之重神明未衰其訖外庸毋違朕志
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趙汝愚辭免觀文殿大學士
不允詔
大臣進退之宜固知有義人主始終之遇尤當示恩矧
惟宗工祈解機政念忠勞之素著曽倚注之未衰歘然
賦歸若此勇決閩山舊鎮既避寵之甚堅書殿隆名豈

升華之可已諒還寓里暫佚真祠其體眷懷毋為多遜

少保周必大再乞致仕依已降指揮不允詔

七十致仕雖著于禮經二三大臣難拘于古制矧惟元老嘗冠中台周旋兩朝負荷重事既于蕃于南國終退處于東山神明未良德望彌劭奉真祠之香火自樂隱居挂神武之衣冠胡為早計抗章再至陳義愈高顧難徇夫沖懷尚少安于素履

寶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李巘乞宮觀不允詔

卿老于文學久處禁林出守當塗日徯報政胡為諗疾欲遂求閒朕方念典刑之舊望屏翰之良卿豈不能體此眷懷為斯民而少留乎

余端禮辭免右丞相不允詔

朕承付託之重思紹祖宗之大業志勤道遠悠𢦏未艾置相之際其何敢輕寧槐位之暫虛必疇咨而後授卿純明篤厚秉德不回入從出藩望實兼著本兵貳政三載于兹論事有諍臣之風謀國得宰相之體具瞻攸屬

顯拜不疑惟今亦多故矣朕欲賴卿以濟書所謂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卿其以此自任副朕倚毗萬斛之載惟卿為宜而又何辭焉

新除知樞密院事京鏜辭免不允詔

朕惟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于今雖曰邊鄙不聳而宥密之司正當為不虞之備無競維人朕于是注意焉卿以慷慨宏遠之資有志事功立節于殊鄰宣威于全蜀纂紹之始一見而決擢貳樞莞風采凜然預政未幾

復為之長迹若序進實繇德選當仁無遜其又何辭

新除參知政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朕以寡昧嗣無疆大歷服惟二三大臣是賴凡今日德望在人為國家用皆兩朝選擢留以遺朕者也卿周旋從班雅有公輔之器登之樞筦人以為晚顧豈以日月為功乎參預政途僉言為允宜遂佐朕宏濟多艱引避抗章非朕所望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謝深甫辭免不

允詔

卿始以縣大夫奏事孝宗一見以為有唐人風親擢再三如恐不及上皇用卿于諫省試卿于天府而登之從班肆朕纂承輟秣陵之行而寘風憲之長進讀金華引以自近用卿之意久矣寵加書殿升貳幾廷卿豈未知朕意耶何避寵之力也亟其祗命毋用費辭

新除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不允詔

卿出入朝列敭歷最深凡今要途多出卿後文昌入座

乃爾世官端粹亮直之資視名父以無愧臺綱諫省久矣賢勞進長夏官朕命惟允往其率職何事謙辭

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惟卿先正以經術侍孝宗于潛藩逮居文昌實兼露門卿立朝不阿雅有父風聽履之初仍命進讀此搢紳美談也何辭之有

右丞相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玉牒實録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史冊之成欲傳于萬世國家所重莫盛于三書大事則續為鏤玉之編中興則未就汗青之簡況舉綱而撮要欲踵事以增華宜有宗工併修鉅典卿嘗兼二者未決四旬既進秉夫鈞衡俾盡專于筆削宅百揆而熙帝載惟爾之休總衆職而稱上心非卿孰可

參知政事鄭僑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歷不允詔

朕惟史事至重功用浩博惟以事繫日謹而書之則後之信史于此乎取分命諸儒而領以大臣國家之令典

也卿以儒英出入冊府有年矣茲參大政命總宏摹良
史之才加以學識公議所屬尚何辭焉

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兼侍講不允詔

卿性資閎敏儒術該通雖當主計之繁每切愛君之念
方御圖云始首闢經帷而建議獨先能發朕意前所陳
請旋已施行近因獻納之餘復上課程之奏深嘉忠藎
俾與講明惟讜論之是求何需章之爲遜亟就邇英之
列以裨典學之勤

新除吏部侍郎林大中辭免不允詔

卿天資鯁挺論事不回比以久居臺端慈皇蓋嘗命以小宰之職矣去為劇郡名歸近班既殫批勑之勤肅畀典銓之任践敭惟舊選用匪輕清吾文部以助官人之能不亦休哉避寵丐閑非朕所望

新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婁機辭免不允詔

天官貳卿之司有資銓綜春宮中護之職尤遴選掄卿性稟深淳才猷挺特以天下士從吾兒遊頃尋里社之

閼久樂祠庭之適玆方更化首遂建儲思得老成之人以重元良之輔亟頒名節重上從班毋庸固辭式副虛佇

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楊次山辭免不允詔

朕維新庶政豫建儲闈屬時戚閈之賢久安均逸進視詹司之貴豈曰示私卿素迪忠勤居懷靜退謹容儀而就列允為耆艾之英養戚重以闔門尤服滿盈之戒逮

兹播告曾靡異辭覽巽牘之亟陳顧謙懐之難狥其祇
成命毋咈予衷

新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倪思辭免不允詔

朕惟姦臣竊權上下蒙蔽逌諛獻佞習以成風卿至朕
前獨效忠讜諠氣足以激頽俗英詞足以發壯懐鳳鳴
朝陽何足以喻逌兹更化可後趣歸來對便朝言議益
偉武部之長露門之讀姑引卿以自近耳往其承命毋
執牢辭

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卿夙富青箱之學來居紫橐之班兼直北門典司東觀

朕惟親軍旅之務非以待詞翰之臣儀曹既俾爲眞經

幃仍資勸講爰總夷夔之任實親褚馬之賢僉謂汝諧

卿毋多遜

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知閤門事楊谷辭免除觀察

使不允詔

爵惟馭貴當昭示于至公恩以及親遂優加于彝典卿

起由戚畹列在朝紳入儀賓閤之司歸服家庭之訓克存孝謹不見驕盈爰稽閲歲之勞起進觀風之秩需章來上幾不自勝渙汗既頒固難曲徇其益堅夫素履庶長保于令猷

右武郎知閤門事楊石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名器至嚴宣容于輕授恩榮加厚遂越于常規卿毓秀后家通班朝路素有義方之訓密參賓賛之司居存忠勤深避權勢爰攷踐歷之舊躐升廉問之華成命既行

固難反汗遜辭來諗尤見益恭其體至懷以永終譽

兵部尚書倪思辭免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國之大典尤貴于擇人史之良才當先于求舊卿蚤嘗再入素擅三長孝宗擢之著作之庭先帝處以獻納之任皆參筆削具在簡編茲當更化之初方以得賢為喜式資班馬之體追配商周之書允謂汝諧尚何多遜

禮部侍郎章良能辭免改兼修玉牒官不允詔

古者大事書之于策玉牒之所由起也唐始建官而未若本朝之重寫之精縑度之邃殿他書莫嚴焉以卿比司記注久居史館是用任以大事之重凡例昭然具有書法翦繁撮要作宋一經以詔來世方以此望卿而又何辭

吏部侍郎婁機辭免兼太子詹事不允詔

名還紫橐固有賴于吏銓肇建青宫尤遴求于端尹卿性姿凝遠問學老成久為資善之寮實謂甘泉之舊雍

容引去恬然自如屬茲更化之初剏復建儲之重載煩

哲父以輔元良毋庸固辭服我休命

攻媿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四十四

宋 樓鑰 撰

内制

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安丙乞宫觀不允詔

卿沈毅善謀尤長將略内鉏臣姦外禦強敵履天下之至難為全蜀之司命虜實畏卿如所謂祭北門祭西門者然彼之披亦窮矣乃睠西顧嘉歎不忘方升書殿之

班以重閫外之寄胡為引疾願解印章朕方賴卿以當一面賢于長城遠矣卿其身任保障之責以稱朕意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詔

入陪經幄外暢王靈既物望之僉隆宜褒章之可後卿受才挺特抗志崇深不惟誓報于國恩尤欲仰追于祖烈宣威邊徼遂寬北顧之憂寓直文謨益峻西清之職尚殫忠藎嗣有寵嘉毋事牢辭亟祗新渥

新除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辭免召赴行在不允

詔

朕志于有為心不忘遠矧惟簪槖之舊具宣藩翰之勞既殫優恩仍趣歸覲卿素全忠孝備著事功豈惟勁草之知實障狂瀾之倒峻西清之職未稱眷懷望東海之來方深渴想尚騰遜牘未就鋒車式遄其馳勿重有請

禮部侍郎章良能乞宮觀不允詔

卿以該洽通敏之才洊直鼇禁亦既三載身兼數器宣

勞翰墨之間夥矣朕更化之初大述作多出卿手方有
賴于論思之助遽欲以目眚求退非所樂聞也卿雖欲
奉身而去使朕幾似于棄才者可予其安厥位勿重有
請

新除觀文殿學士趙彥逾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朕更化之始登用賢才宗老典刑無如卿者閔勞以官
職之事雍容進讀以冀日新之益進班延恩少示眷意

一辭贅矣況于再乎身其康強謀猶克壯少親醫藥毋
復重陳勉為朕留以繫人望
侍讀趙彥逾倪思宇文紹節侍講章良能辭免進
講毛詩終篇轉一官不允詔
朕日御邇英講明經理三百五詩至是終篇敘進官聯
厥有故典卿為宗老倪思章良能云卿居從列宇文紹節云卿雖處閫外實助緝
熙毋事固辭益思所以輔朕之不逮
新除刑部侍郎曾煥辭免不允詔

朕更新治化欽恤刑章遴選貳卿久令攝事以卿性資直諒器度寬洪承東魯之儒風襲南豐之家學比安閑外促使來歸入對便朝喜聞正論刑惟弼教方有望于老成德本好生當務先于明恕亟祗隆委勿事牢辭

吏部侍郎梁季珌乞宫觀不允詔

惟卿先正受知高皇既登聽履之班尤多活國之計是宜有子為予從臣比吏民曹浩穰之司又歷銓部公方之選胡為引疾乃欲求閑尚安厥官以副眷倚之意

刑部侍郎曾肇辭免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

擬不允詔

昔在先世嘗繼列于史官爾為近臣亦洊司于直筆間居伺適更化惟新名還獻納之聯兼畀纂修之舊豈特助成于國典抑將大振于家聲明命既頒遜辭可略

福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揚州畢再遇乞奉祠不允詔

牧守之良方圖久任將帥之重尤戒迭更惟卿沈鷙之

資拳勇自奮身經數載最多汗馬之勞賞不踰時亟上廉車之峻領京口戎旃之寄鎮淮堧制閫之雄深明保障之圖日講留屯之策流民寖復信使始通甫臻按堵之期遽上奉祠之策良民爾位以訖外庸

皇太子某辭免每遇視事令侍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不允詔 嘉定元年閏四月

朕惟古者立國必建儲闈共為子職實資主器之重惟予元子篤意問學年未及冠綽如成人朕欲俾爾習知

國家之務待立吾左預聞政事師賓會議皆吾大臣朕方一新治體兼聽公言爾當周旋其間日增聞見以成温文之德尚其勉旃毋事多遜

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再辭免資政殿學士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更化以來愛惜名器未嘗輕以假人其有度越拘攣超資級而授者非如卿之儁功茂績不予也書殿升華以所以待執政者待卿其内撫兵民外飭邊備使全蜀

之境眞枕無虞以稱朕委任之意以保爾功名之成可矣朕我休命毋為固辭

皇伯嗣秀王師揆生日詔嘉定元年五月十五日

薫風南來當朱明之方半望舒東出慶伯父之始生是曰宗英宜膺天壽匪頒惟舊寵數益新

新除吏部侍郎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卿以剛勁之資濟以博洽之學為吾詞臣仍兼數器其在儀曹事有不可者堅執不移朕所歎嘉進貳天官其

以處儀曹者處之杌吏姦明銓法庶使無賢愚同滯之
嗟何爲固辭更欲求去非所望也
新除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辭免不允詔
卿赤心體國忠勇自將久攝殿巖尤見勞效步旅謀帥
卿實宜之其爲吾協和三軍訓之以義密衛行闕以折
遐衝胡爲固辭其服休命
開府儀同三司楊次山生日詔嘉定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卿志樂燕閒躬持廉靖時當初度宜介多祥是爲戚閈

之華爰厚上方之錫

知閤門事楊谷乞祠不允詔

卿戚畹之良周行素謹職司賔閤寵畀廉車忽求祠館之閑欲侍家庭之佚且弟兄並列于朝著以何嫌倘父子退休在眷私而有歉惟益崇于謙靖亦奚慮于滿盈其服厥官毋庸有請

寶謨閣學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楊輔乞宫觀不允詔

朕以國家多囏更化善治收用耆耇如恐不及慨念舊學存者幾人就傅之初卿爲首選蓋吾烈祖之所親擢向者持槖未久翩然西歸朕念此弗忘也非不知制閫之重有賴壯猶而圖任之意則有所在名節既往注想待卿控辭愈切殊用憮然載覽封章宣示邇列備見愛君憂國之志益知尊主庇民之學然與其獻言于萬里孰若造膝而陳前乃欲引疾求閒效蜀莊之沈冥何耶矧西蜀之士卿爲標表肯爲朕行則後生英俊將于于

而來矣三命益勤朕志不易勿復有請式遄爾征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乞祠不允詔

卿以通敏之才淵博之學起趨勳名之會欲報家國之仇輟從經帷出撫邊徼修好伊始息肩可期有如賢勞盍還舊著屬以繕修備禦之未畢勞來安集之方勤將圖爾功少俟其定忽上真祠之請欲為便道之歸在卿則固所願焉于朕則豈所望者其攄長筭毋有遐心

右丞相錢象祖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方國家多事之時任廟堂一相之職卿蓋屢形于固避
朕亦自知其甚難然而朕以更化云初尤冀和平之福
而卿受恩最厚素為忠孝之家正使慮有未周力有弗
及猶需同心協志求以尊主庇民而況察卿之才為衆
所服寵以告廷之拜豈曰歷階而升幸邊瑣之粗寧恐
事機之難測中外未能小息臣主靡容自安旱魃既馳
星文未格日不暇給他何可言偶徵爽于節宣宜倍加
于攝養勿念去計共圖治功宵旰實勤傛嘗以位為樂

燮調有賴安得奉身而歸

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朕惟振朝廷之紀綱當先重紀綱之地新天下之耳目必遴求耳目之官卿鯁亮之資淵深之學自奮于韋布之日有聞于搢紳之儒雖遍歷于清華亦屢更于夷險處身無玷疾惡如風欲堅塞于倖門曾不辭于怨府彈擊之任簡求實宜其力辨于官邪以共扶于國論發卿所緼助朕有為勿騰避寵之章益勵敢言之氣

衛涇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居九五之正位方以遇災而憂何二三之大臣皆欲引身而去豈朕所望于卿奚安尚賴同寅而協恭庶幾轉禍而為福要須持久或可圖功雖屢請以難從毋再辭而為贅

錢象祖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朕慨踐阼之既久念治效之不進不惟不進殆將阽危是以惕然改圖勵精更化庶幾更也人皆仰之之意首

論一相得卿之賢旁招俊乂如恐不及前此寒心數月
方幸交鄰少定可以盡力内治自卿及執政以至論思
之臣造膝而言無不傾聽君臣之間了無疑阻卿等以
災異請去朕方側身自儆不容重陳而數日以來廟堂
五臣而三求退留行之詔屢下請猶未已不惟朕失所
望四方傳聞其謂朕何卿以勤勞致恙調攝惟益謹藥
餌以速痊愈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非卿而誰其
體一心勿致三瀆

褒語卿相予未久備罄忠勞方圖內修正糟協賛知卿
小疾予告甚優佇聞有瘳勿復言去
刑部侍郎曽晪乞祠不允詔
朕延登耆雋列在邇聯宣惟資讞議之平真有賴論思
之益卿夙高譽處久樂燕閒粤從一節之趨增重貳卿
之選惟明克允方持憲以盡公非道不陳曽閲時之未
久忽披來諗遽欲告歸有嘉易退之風殊匪趣還之意
刑章方簡議無待于過三史筆至嚴職何妨于共二少

安定著難徇謙辭

禮部尚書倪思乞祠不允詔

朕名收儁人以圖新政比者凡有一事宰輔相與謀于廟堂侍從相與議于臺省粗無過舉朕心以懌今茲未能略定而求去者紛然從班亦有一二矣矧卿素爲敢言自陳讜論不畏強禦不避怨仇歷歷爲朕陳之擢長儀曹以示襃表亦爲此舉何耶朕求其故豈朕有以致此耶相應以文止見辭費惟當一切不聽庶幾以一天

下之觀瞻其體眷懷勿復有請

僉書樞密院事林大中乞仍舊休致不允詔

朕更化之初未遑他務求賢甚急首台耆英起自挂冠之餘擢居持㯼之長延登樞筦增重朝廷言必出于內心謀實稽于古訓倚毗方切而疾遽侵沖養有來何恙不已胡為騰奏即欲告歸尚精醫藥之調以繫搢紳之望

江淮制置大使丘崈乞致仕不允詔

朕惟屯禁兵百萬而邊鄙是虞開幕府四三而留都尤急畀以樞廷之寄增吾天塹之雄卿久安里閭游分帥閫徒得君重肯為朕行上寬宵旰之憂外撫貔貅之衆盡護諸將獨當北門草木亦知其威名狄親想聞乎風采力禆廟論卒靖封陲人皆望歸衮之期卿乃有掛冠之請矧方叔之謀猷克壯而晉公之神明不衰益堅體國之心毋作明農之計

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乞祠不允詔

朕緬懷巴蜀之民未嘗忘遠夢想淵雲之彦尤務招來卿蚤冠倫魁久騰英譽洊登朝躋嘗爲獻納之臣出殿侯邦尤著蕃宣之績特立搶攘之際實增嘉歎之深升學士之班既以旌其風節趣鋒車之召誠有望于謀謨何辭之煩以疾來諗萬里云遠當已戒塗三命滋恭諒無俟駕

右丞相錢象祖辭免提舉國史院實録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纂修史冊深賴于公平會稡典章尤先于鴻博允資碩輔坐總宏摹卿識洞古今學該流略接詞華于奕葉用則有餘攷故實于累朝蓋其素習舉以並命了無異辭毋遜牘之重陳期奏篇之俱上

參知政事雷孝友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歷不允詔

寀贊政塗日預萬機之決參提史筆正資數器之兼卿早冠詞場寖登冊府追通班于侍從已嘗賴于纂修朕慨大典之未興選鴻儒而坐領趣就累朝之策仍嚴繫

日之書故事當然謙辭可略

刑部侍郎曾𦖟辭免兼太子詹事不允詔

朕遴選從臣方賴論思之益精求儲寀尤資輔導之功卿累葉儒風半生朝蹟何止衣冠之偉實為簪槖之英擢處宮端允符公論亟承明命毋庸固辭

觀文殿學士侍讀趙彥逾乞歸田里不允詔

朕更化之始起大老于東海之濵明德懿親老成典刑趣行造朝國勢增重訏謨遠慮見于進讀圖任共政朿

于定制偃息藩翹人望所歸小疾既痊正宜休養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為朕留庶幾猶得奉露門之從容也

吏部侍郎梁珌乞待次州郡不允詔

朕惟論思之臣欲全進退之義若其未可以去則亦難以遽從卿為國宣勞既云累歲任予典選實號劇曹胡為抗章必欲求外冕旒密侍正有賴于協恭符節屢更顧奚煩于詳試尚安舊著以副眷懐

禮部尚書倪思乞待次州郡不允詔

卿以一時人物之望召還未久拳拳獻納朕所樂聞何嫌何疑屢欲求外此固足以見難於韓退之節非朕所以待卿者且更迭之制豈為卿輩設哉

江淮制置大使丘崈再辭免召赴行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卿以超世之資篤濟時之志久安故里曾不忘畎畂之思洊鎮陪都專以徇國家之急言皆底績事不辭難禦侮折衝既以著偃兵之效聞命引退謂不應俟駕而行

一歸疑丞之班足為宗社之重既頒温詔曰俟來音共
政而圖舊人注想以待元老而乃抗章至再稱疾愈堅
極知難進之風殊非虛佇之意况聞老而益壯氣不少
衰式遄其馳以副所望使朝廷得以諮訪而搢紳視為
表儀務遠乃猷以弼予治顧何恙之不已諒無説之可
辭

知平江府李大異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不允詔
朕惟斯民宅生于牧守茍有治理效者儆虞朝攷績之

法取宣帝增秩之意不惟示勸抑以數易為重也卿以諍臣出守吳會政聲上徹朕所深知進職西清庸示襃表成命已頒尚何辭焉

賜皇太子生日詔 嘉定元年八月十七日

敎某商顥中分良初度賜生設醴用為宴衎衎之資授毀貽牟仍厚匪頒之寵共朞難老益體隆私

通奉大夫趙師羼辭免復寶謨閣直學士依所乞宮觀不允詔

卿起臨近甸嘗著外庸既辭制閫之行仍徇祠庭之請

念宣勞于北固欲華爾歸俾寓直于西清但仍其舊卿

毋多遜朕不汝忘

觀文殿學士何澹再辭免知建昌府仍奉祠祿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以金陵而為陪都保釐素重護天塹而開制閫委寄尤

隆卿以時名人為予舊學蚤膺擢任屢嘗入從以出藩

尋遂登庸俾爾貳公而洪化洪化之洪宋時避廟諱所改方權臣之

用事宜正論之多違久鎮三山時稱治最言歸數載朕
不汝忘屬邊鄙之甫寧擇邦侯而分遣惟大使之所莅
非良弼其誰宜朕方躬宵旰之勤卿當體股肱之寄閫
命引道知已屈于中途奉親為榮顧何妨于色養毋格
成渙式遄爾驅

鎮江府都統制畢再遇乞歸田里不允詔

卿以拳勇之資挾忠毅之氣撫士最為得衆遇敵幾于
無前外則營壘之不譁内則里閭之甚靖屬邊陲之甫

定亦信使之交通諸將于焉少休來奏亦求引退乃眷維揚之重鎮實為淮甸之要衝其為朕以少留豈于卿而獨後總周廬而入衛終當誰歸歌出車以勞還固應有日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辭免名赴行在不允詔

卿以勸誦之近臣往宣威于遐徼邊陲以靖邦好汔修爰念賢勞亟頒命名何控辭之未已又引疾以為言朕

渴想風儀急聞方略侯交符于制閫即趣駕于歸途毋復重陳副予虛佇

何澹辭免兼江淮制置大使不允詔

國家間遣輔臣往營邊事粤從近代加以大名不惟欲憂顧之寬正以增使華之寵疇咨于衆喜得其人卿以儁弼之賢畀留都之寄英聲有素輿望已孚疆埸甫寧先上宣威之組江淮併護再隆分閫之稱其為朕行徙得君重獨當一面正資經理之良坐使諸軍咸屬指呼

之下往祗成命毋致牢辭

新除煥章閣學士改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辭免乞奉祠不允詔

謀帥以鎮上游素為重任分閫以護兩道尤賴長才卿久列從臣屢更藩服比奏三吳之課繼擁七閩之麾方塞北之休兵屬荆南之缺守仁聲夙著僉論攸推進學士之清班益隆眷倚總邊庭之諸將咸莅指呼引道既前遄驅毋緩爰事循墻之避佇聞洗印之期

新除同知樞密院事丘岳辭免不允詔

朕厲精更化當餽思賢樞庭既得于耆英宣室實深于注想謂何恙之不已故申命以益勤載覽封章備陳疾狀使翦須而可療亦所當為倘賜几而肯來自應增重宜進萬金之藥勿為三命之辭

攻媿集卷四十四